



# 零食

难道只有放弃真爱  
才能获得心安吗？

映川笔下的现实，

已然不是纯净和明

朗的天空，而是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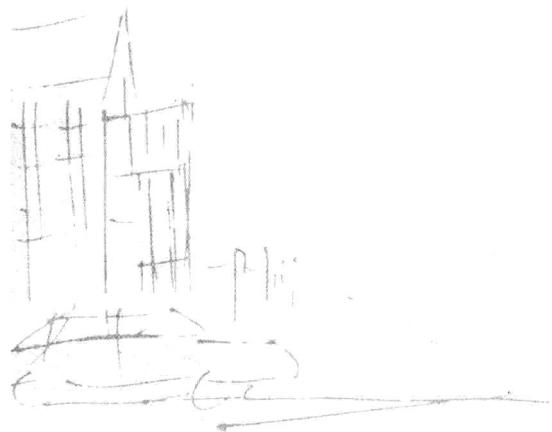
副极其严酷的表情。

她对爱的全新阐释，

总是给人一种透心

的冰凉……





# 零食

Lingshi

映川/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零食 / 映川著. -- 南昌 :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2.2

(21 世纪小说馆)

ISBN 978-7-5391-7421-1

I. ①零… II. ①映…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4204 号

## 零食

映川 / 著

策 划 张 明

责任编辑 卢媛媛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25 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7421-1

定 价 28.00 元

赣版权登字—04—2012—61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86524997

## 出版前言

这是一个令人激动、亢奋又无奈、伤感，一个“神马都是浮云”、令人无法把握和逆料的信息娱乐化时代；一个挟带着无以伦比的超能力量，真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便能瞬间瓦解和改变所需要的一切，令人百感交集却又身不由己，连真实的人生都能被摇晃的前所未有的浮躁时代。

所幸还有小说——这个文学门类中最坚不可摧的艺术形式，依然用它对人生悲悯的宽容和抚慰，让人的心灵还能保有一丝清澈和真诚。虽然文学板块在信息浪潮的强烈冲击下，不可遏制地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但文学的真正重心和意义却是无法逆转的。

小说是叙事的艺术，要有真实的情感和人生感悟。它所传达的永远是应该直达内心的深刻的思想性，只有这样，小说才会具有永恒的生命力。

新世纪的文学发展至今，已整整是第十个年头。面对纷繁复杂、剧烈变化的当下时代，小说家们无疑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文学创作挑战。怎样挖掘和表现当下社会情状下的真实生活和思想，是他们所面临和思考的。带着这样的使命和情

感，我们策划出版“21世纪小说馆”系列。

启动“小说馆”，力图囊括当下具有广泛影响力及切合当下市场因素的新锐作家和重要作家的代表作品，以当下风格、当下气派和文学价值观上的当下立场，来展示历史进程、社会变迁、当下生存与现实画景，尤其是表现思想的表情、真实的人性、人民对生活的自己的理解和安排。

挂一漏万，偏颇缺失也在所难免。但在当下的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下，这项文学工程将尤其警惕审美趣味的走低、语言的粗陋及想象力、原创力的匮乏，而特别倡导当代作家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对现实敏锐大胆的把握、对人精神深处犀利而透彻的挖掘、对当下国人复杂而多彩生活的表现、对未来乐观而坚韧的希望、以及对优美汉语言的精心重铸、传承启后。

如此，这方“馆”将会是欣欣向荣的中国文学事业的一个缩影，是生机勃勃的转型期中国小说界的一件雅事盛事，其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相信只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日益彰显。

静下心来，用一颗善感的心去阅读它们，去感受当下世相人生的脉动，则每颗心灵必多一份丰沛润泽。观照别人的人生心性，享受不可多得的愉悦，这或许是生命发酵的催化剂，生命便得以多出了酿造人生的时间。

是为前言。



## 目录

---

- 1...不能掉头 1
- 2...我困了 我醒了 49
- 3...吹笛手 91
- 4...挂在墙上的自行车 150
- 5...三公里 181
- 6...零食 213
- 7...最后的朋友 236

# 不能掉头



—

胡金水骨碌碌从床上滚到地上，硕壮的身子赫然睁着九只刀眼，使他看上去活像一条泄漏的油管。血雾很有力气地喷射到发黄的蚊帐，干爽的草席，暗黑的瓦顶，还有黄羊苍白的脸上。黄羊手里握着一把匕首，锋刃上新鲜的血珠一滴滴往下坠，黄羊听得到黏稠血珠落地的声音，就像那下了一夜的雨，在黎明时分将最后几滴眼泪打在青瓦上。

胡金水的血快流干了，身体渐渐瘪下去。还有一道工序，黄羊将握刀的手重新举起来，有一点艰难，手像从面团里拉出来，拉出来落下去，胡金水下身的那玩意儿一下到了手中。黄羊掂量掂量，没几两重，他抛起来，握刀的手在空气中挽了几个刀花，那物遇刃化整为零，落英缤纷。

原来让一个鲜活的人变成一具沉默的尸首太容易。笑声从黄羊的嘴里钻出来，叽叽咕咕，嘎嘎嚓嚓，这么难听的笑和山上

的老鹅叫得一模一样。黄羊被自己的笑声吓了一跳，可他控制不住，那笑声像是躲在他身体里的另外一个人发出来的。笑声让夜变得更为凄凉，黄羊迈步出门，投身于微凉的夜幕。屋外是白色雾水的世界，它们腐蚀他的身体还钻入他的鼻孔，它们像是安眠药，黄羊的眼皮突然重得睁不开，他脚步踉踉跄跄，东西不分，终于，腿一软倒在地上。

这样的睡眠是长不了的，黄羊醒来的时候周围还是一团黑暗，他直起身，呆呆坐了三分钟，前尘往事在三分钟的隧道里风驰电掣，一切鲜活重现，比花开还灿烂。黄羊把手放到鼻子底下，一道血腥味在指间如蚯蚓般焦躁地游窜。他的身体开始抖动，抖得脚下的尘土瑟瑟飞扬。他站起来在蝓蝓欢叫的夜色中飞奔，他要寻找一条河，只有一河的水才能洗掉可怕的血腥，安抚狂乱的灵魂。

不知道跑了多远的路，眼前有一条隐于草林间的河，哗哗从西向东流。黄羊不探深浅，双脚并拢跃进水里，冰凉的河水迅速没过他头顶，他张口衔住一两根飘过嘴边的水草，腥腥的，滑滑的。鱼儿舔掉脚丫里的脏泥，流水冲掉毛孔里的血腥，黄羊缓缓浮出水面，浅黄的月光抚摸他精瘦的身体，他的皮肤如初生婴儿般纯洁细腻。清风拂面，夜很安静，夜也睡着了，恍惚间，黄羊觉得什么也没发生，自己什么也没干。

但是，不可能，刀子已经刺进去，血已经流出来，一切都如这河水向前不回头。黄羊想，他只有逃，头也不回地逃。

借着黎明淡金色的晨曦，黄羊看见河岸上有一条和河流一样弯曲的公路。



## 二

大哥，你的车到哪？

花坪。

捎我一程吧。

……

师傅，你的车到哪？

紫竹林。

带上我吧。

……

大叔，你的车到哪？

巴河镇。

巴河镇在什么地方？

远着呢，离这里有三百多公里。

越远越好，师傅，我坐后车斗，带我一程好吗？

开车的想路途遥远，有个伴也好，点点头让黄羊上了车。

黄羊手脚并用爬上货车后面的空车斗坐下，头靠在双膝上，手抱头便睡。他已经马不停蹄地走了一个月，换了十几趟车，包括货车、班车、拖拉机，甚至还有牛车。车轮滚动，黄土飞扬，坡月镇离黄羊越来越远。他现在感觉坡月镇是一个很虚幻的东西，就像只搭了一个空落落的架子的楼房。坡月镇有一条四季充盈的河流横贯整个城镇，即使它街道两边都是葱绿的芒果树，一到夏天橙黄的果子挂满枝头，香飘百里；即使它的秀色让每一位异乡人赞不绝口，坡月镇还是虚幻的，像沐浴在雨雾中，让黄羊的记忆无法接近。

醒着的时候，黄羊想得最多的是母亲刘兰香。在想象中刘兰香只有一个动作，佝背坐在阴暗的屋子里抹眼泪。他想母亲怎么

能不哭呢？家里的屋梁快被虫蚀空了没钱换新的，干了一辈子的水泥厂关门大吉，现在她的儿子又成了杀人犯。除了抹眼泪，刘兰香不会有多余的动作。

黄羊偶尔也会想起胡金水。胡金水还是那般生龙活虎的模样，一张油红的脸，一颗颗饱满的青春痘，粗着嗓子，挥动手臂，嘴皮翻飞，似乎还在教训人。这样的人早该死了，黄羊一点不后悔杀了胡金水，甚至一想起收拾胡金水的情形就莫名兴奋，他觉得这一举动是他的成人礼，是他在这世上活了20年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胡金水和黄羊同岁，这在外表上根本看不出来。胡金水比黄羊高一个半头，刚进入青春期下巴磕的胡子就跟地里的野草一样密密匝匝。每逢有赤身裸体的机会胡金水从不放过，例如打篮球，胡金水一上场就把上身的衣服扒光，露出一身横长的黑肉。为了吸引更多的目光，他经常错位抢球，最拙劣的是无谓地与对手争球，让比赛缓下来看他和对手从裁判员的手里重新争球。在比赛场上，胡金水能感觉到周围异性烟熏火燎的目光，火力集中于他裸露发达的胸肌和结实的腹肌，当然，一叶知秋，女人们想到的会比看到的要多。没什么比这更让胡金水得意了，赢不赢球他才不管呢。

胡金水得意的地方正是黄羊自卑的地方。镇上人都说黄羊长得像他妈。按民间说法，男孩长得像母亲有出息。可黄羊的女性特征过于明显，皮肤白白嫩嫩，嘴唇红绯绯，肩膀瘦瘦削削。最要命的是，黄羊到该长胡子的年龄，一根胡子也没长出来，也没有要长的迹象。看着伙伴们嘴边一茬茬往外冒青芽，黄羊急了，听人说用刮胡刀在皮肤上经常刮拭，就能长出胡子，他从刘金兰藏钱的筐箩里偷了十元钱，上街买了一把刮胡刀和一盒刀片。直

到把刀片全用钝，用断，把脸刮得脱皮发炎，黄羊脸上的胡子还是没长出来。

胡金水断言黄羊不仅上面没长胡子，下面也没毛。胡金水说黄羊下面没毛的时候，一脸坏笑，是对着全班同学说的。有的人说没见过，不能随便冤枉人。胡金水的斗志被鼓舞起来，冲黄羊招招手，黄羊紧张地往后退了两步，胡金水的眼睛鼓起，嘴里发出嗯的一声。黄羊像是被这威严的嗯的一声牵着，低头一步一挪地走到胡金水跟前。胡金水干净利索一把扯下黄羊的裤子。从来没穿过内裤的黄羊下身空荡荡展露出来，那只孤零零的鸡仔抖抖索索的，果然一根毛也没有。班上同学哗地笑成一片前后起伏的潮水。胡金水拍拍黄羊的肩膀，好像很赞赏他配合完成了一项出色的任务。黄羊，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长着那玩意就行，没有掩护队，我们照样打炮，胡金水说。

黄羊不是第一次被胡金水拉下裤子，他知道这也不是最后一次，胡金水已经把扯他的裤头当做一件乐事。什么时候才到头呢？黄羊想除非胡金水死了。

胡金水还向所有人宣布一个秘密，黄羊一只卵蛋大，一只卵蛋小。黄羊的卵蛋确实一只大一只小。黄羊14岁那年得了睪丸炎，刘兰香带着黄羊到镇卫生所看病。镇卫生所就一个人上班，皮无双兼任所长和医生。皮无双是胡金水的妈。按照当时黄羊患病的情形，只要连续打一两个星期的青霉素就可以消炎。可刘兰香拿不出钱来。刘兰香坐在皮无双办公桌的对面哀求，你先让孩子打针消炎，钱过后我一定补上。皮无双本来和刘兰香是近日无仇的，可她听说自己家的男人镇长胡大国和刘兰香有点说不清楚。自己的男人是什么货色皮无双能不清楚吗？她在胡大国那里不敢闹，对刘兰香却是早恨出油来了。皮无双说，我这是国家单位，做的不是无本生意，不能赊账。黄羊这么点大的人那见不得

人的地方怎么会疼呢？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吧？哎哟，真是造孽。

刘兰香平素就不太会讲话，给皮无双一顿夹枪带棒的讥讽弄得又羞又怒，她拉扯黄羊的手出了卫生所。没有消炎针打，黄羊老握着下身叫疼，叫得刘兰香心烦。刘兰香说，我还是去死得了，死了就听不见你叫了，我也活够了。刘兰香整日说着要去死，说得上了瘾，半夜里一把掀开黄羊的被子说，儿啊，我们一起找你爸，好不好？刘兰香的眼睛闪闪发光，夜里就像两团鬼火。黄羊吓着了，身子往床里边缩说，妈，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刘兰香说，别怕，我琢磨着那地方也不错，不然你爸去了怎么也不见回来过，想是被迷住，顾不上我们母子了。黄羊听着更怕了，扑通跳下床跪在刘兰香跟前说，妈，我不想死，我也不要去死。刘兰香呆了，叹了一口气，摸摸黄羊的头顶，悠悠地回自己床上去了。

黄羊躺在床上再也不敢睡，偷偷监视刘兰香，他怕母亲真的想不开找他爸去了。这时候黄羊特别想念父亲黄草。如果父亲还在，日子就不是这样了。那年，坡月镇的百鸟岩发生火灾，镇里的干部都赶去救火，黄草只是镇政府里一个打扫卫生的，也跟着去了。火势随风走，一阵突如其来的逆风把大火的方向改变了，黄草被围困在灌木和野草堆里活活烤焦。等大家把黄草从火堆灰烬里扒出来的时候，黄草已经成了一节炭了。刘兰香抱着这节炭哭了好几天，才松手让亲戚拿去葬了。黄羊只有八岁，头顶缠了一圈白孝，只知道张着一张缺门牙的大嘴对天哭。

黄草不是正式职工，镇政府象征性地发了一点抚恤金。刘兰香觉得丈夫是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牺牲的，一次又一次地找镇长解决问题。镇长胡大国平素对胡搅蛮缠的妇女很有一套，刘兰香在他眼里更是一碟小菜。看刘兰香还有几分姿色，胡大国就在办

公室里将刘兰香弄了。弄完后没洗手就写了一张纸条，同意镇里每月支出29元抚恤金给家属，但是刘兰香必须每个月都要来讨他一个签字才能领钱。刘兰香拿着单子每月跑镇政府领钱，领到钱后，她会坐在自家后院的门槛上，对着日头，嘴里一遍遍磨着一句话，断子绝孙的胡大国。

### 三

黄羊跳下车，膝盖一软跪到地上。他卷起裤腿，发现两只腿肿胀透明，待他把两只黏湿的球鞋除去，脚板底积了厚厚一层白色死皮，这是长时间坐车，脚不沾地的结果。他的脸也比原先肿胀了一圈，这又是没有好睡眠和好饮食的结果。黄羊坐在地上搓揉脚板，伸长脖子打量四周，这里没有山，这里的人讲话像鸟叫，走路特别快，这是什么地方呢？黄羊想连我都不知道走到哪，公安更猜不到我在哪了。

有了这么一个想法，黄羊的脚步缓下来，他不是那么急着赶路了。他买了一张地图，在地图上找出坡月镇大致的方位，然后圈了一个圈。这个小圈代表坡月镇，他不在乎走到哪，只要是远离这个圈就好。

黄羊靠打小工来维持和改善他的行走。他有时在火车站附近替人扛包，有时在客运站替人卸货。他喜欢在这两个地方干活，挣了钱可以马上走人。有雇主来的时候黄羊会奋力挤在同行的最前列，人不断往上蹦跳，嘴里把“雇我吧”“雇我吧”喊得山响，雇人的还是不太喜欢雇他，雇主喜欢在人群中挑选那些个头高大，肌肉结实的。但是，从别人指缝中漏下来的活也够黄羊做了。黄羊干活的时候不省力气。在日头下干活，别人兴许还会头上戴顶帽，黄羊绝对不戴，更多时候他还把身上的衣服除下来，

半裸奋战。他希望日头把脸晒黑，把身上的白肉晒成黑肉。一开始很难，脱掉一层皮后黄羊的皮肤又会白得跟从前一样。但他坚决的不吝惜使得一身的白皮也有了脾气，不愿再被折腾，日渐黑了下去。

平时，黄羊和各色在城市里打工的人混住在一起，他们的住所一般是城市周边非法搭盖的大棚，一个大棚住20多个人。夜里汗臭、脚味、鼾声把整个大棚弄得热乎乎、臭烘烘。睡在这样的地方，黄羊是连梦都没有的。但住在这种地方很安全，所有人只有一门心思——挣钱。从来没有人会问你从哪里来，叫什么名字。

一个叫忠伯的老头和黄羊搭档了几次，歇息时经常扔给黄羊一支粗劣的香烟。黄羊点燃香烟，吸两三口，口腔里立即抹上一层厚重的烟臭味，黄羊虽不解其味，但努力学习。忠伯喜欢跟黄羊讲人生哲理，他的主题有：不要跟女人掏心窝；不要羡慕城里人；不要以为自己很特别等等。黄羊稍感兴趣的是“不要以为自己很特别”这类听起来有点现代意味的话题。忠伯说，年轻时我路过鱼塘，总有几条鱼会蹦跳起来，我就以为自己不是一般人，爬过山梁的时候往往又会有一阵凉爽爽的风吹过来，更认为我确实不是一个一般的人，以为老天爷另眼相看，我是一个做大事的人。转眼几十年过去才发现在我的生活里什么特殊的事都没有发生过，彻头彻尾就是一个普通人。

黄羊相信忠伯说的话和忠伯的感受，不过他有点疑惑，问忠伯，如果一个人杀了人，他还有没有可能做个普通人？忠伯想也没想就说，不可能，一个杀过的人怎么可能做回普通人？即使他的外表普通，他的心情已经和普通人不一样了……讲这些话时，忠伯像是个歇破世事的人，不过，一见有雇主过来，他立马把手里的烟扔掉，以不比年轻人慢的速度冲上前去。黄羊舍不得扔掉手上的烟，再吸一两口，忠伯已经被人雇走了。黄羊便想他

不但会爱上这种粗劣的烟，可能还要变成忠伯这样的人。

隔一阵子黄羊会奢侈地住一次旅社，因为旅社可以洗热水澡，洗衣服，还可以美美睡上一觉。这种时候那个梦就如约来了——寒光闪闪的匕首，一刀、两刀、三刀……一共九刀，刀子如一只翻飞的蝴蝶。胡金水骨碌碌从床上滚到地上，硕壮的身子赫然睁着九只刀眼……

一开始做这样的梦黄羊总是被惊醒，额上一层汗珠，他不明白为什么发生过的事情会一点不变地在梦中上演。他把压在枕下的匕首取出来，认真打量这把刀，刀身如雪，靠刀柄的地方有一道小沟槽，里面藏了黑乎乎的脏东西。黄羊想这脏东西一定是胡金水的血和魂，刀上附了胡金水的魂，夜里那魂就溜出来钻进他的脑子。黄羊想得脊背发凉，他跑到一座桥上要把刀子扔了。桥很高，只要他一松手，刀子就会掉进深不见底的水底。黄羊盯着浑黄的水面，把握住刀柄的指头一一松开，全松开的一瞬间黄羊后悔了，另一只手伸出去在半空中将刀子截住，刀子抓在手里，不过抓到的是刀刃，锋利的刀刃把黄羊的皮肤划破，血很快溢满整只手掌。黄羊说胡金水，你果然藏在里面，还咬了我一口，我不会把你扔了的，我一个人东奔西跑，扔了谁陪我呢？从那时起，黄羊对从刀里出来的梦就没有了害怕。

同样的梦做得太多，黄羊便不把它们当梦了，他把做梦当做看电影。每一次重播，黄羊都能发现以前没有发现的细节，比如有一次他听到胡金水叫了一声他的名字，还有一次他发现胡金水的脚在最后一刀落下去的时候抽了一抽，大脚拇趾蹬动把草席戳出一个洞。

黄羊在一个可以称做铁路枢纽的城市呆了一段时间。这儿南来北往的车子很多，黄羊挣钱容易，便不急着离开。有一天，

火车站公告栏跟前突然聚集了一大堆人，更多好热闹的人继续从四面八方包抄过来。和黄羊搭档的搬运工顾不上雇主的怒斥，撂下担子跑到公告栏前。黄羊抗不住好奇，也跟了过去。刚挤进人群，黄羊就听到有人说了一句，这小伙子斯斯文文的，怎么看也不像一个杀人犯。又有人照着上面的内容念，报告公安局通缉犯的线索，奖金10万。人群发出一阵嘴唇打架的啞啞声，更有奋勇向前的趋势，好像谁揭了榜就能拿到那10万元。如果这个杀人犯在我们这一带出现就好了，我一定能认出他来，站在黄羊前边的一个搬运工说。

虽然没看到公告的内容，黄羊已经感到大事不妙，他的心抽了一下，腿肚子也跟着抽了，脚一软，往前涌的人流立即把他挤出来。所有的人都往里挤，只有黄羊朝着相反的方向退。广场上掠过一阵风，或许没有风，不过刚从热闹人群里出来的黄羊感觉到了那阵风，黄羊想终于来了，跑了大半年，一张索命的纸还是像长了腿一样追来了。

黄羊认为他是以一种不引人注意的速度在缓慢行走，其实他的步子越迈越大，手甩得很开，根本是在飞奔。他从地下隧道进入货运的轨道，这些日子他已经把这一带摸熟了。老天爷照顾，铁轨上正停着一辆要出发的货运车，黄羊攀住扶手跃到车上。火车没多久开动了，黄羊从一堆麻布袋里站起来，眼睛匆忙收藏窗外的景色，试图在最后时刻最大程度地留住有关这个城市的记忆，毕竟，他在这里生活了一段日子，蜻蜓点水般来去匆匆的生活让他特别珍惜那种叫做熟悉的感觉。

货运车走了两天半。除了半夜偷偷在一些停靠的小站弄到点水喝，黄羊几乎没吃过东西。当车子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他已经很虚弱，没有那些麻袋支撑他的身体，他可能早倒下了。肚子是空的，听力还不错，老远的，黄羊就听到有一群人朝着火车的方



向走来，从来人掷地有声的脚步来判断，这些人都是他的同行，是来卸货的。黄羊逮了机会，混入他们的队伍出了站。

这是个小站，来往的人不多，甚至没有一个像样的公告栏，但是，黄羊还是看到一张十六开的纸张招摇地贴在靠通道的大柱子上，大大咧咧地跟他打招呼，黄羊认定是那张长了腿的通缉令，他想这一次是在劫难逃了，没准前一站已经有人认出他，公安在这就有埋伏。难道还要跳上另一辆货运车？让人心悸的饥饿和虚弱使黄羊打消了这个念头，他想吃饱了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要上断头台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黄羊站在离通缉令不远的的一个摊点买了三只大馒头和两只茶叶蛋。黄羊注意打量卖东西人的脸，那人根本不看他，那人的目光放在远处，搜索着潜在的客源。黄羊想如果在这里能够找到一个善良的人，和他商量，让他去告发自己领奖金，然后他们两人把赏金对半分，那该有多好啊！他那份就给刘兰香养老送终。到哪里去找这样一个人？黄羊暗暗地呐喊。

三只大馒头和两只茶叶蛋支离破碎滑进黄羊的食道。在黄羊把自己喂饱的过程中他发现没有一个路过的人把目光多投给他一眼，难道这些人都瞧不上10万元吗？那张通缉令孤单地呆在那里，就像孤孤单单的他。黄羊胸中涌起一股豪气，他决定走过去看一看，看一看那上面用的是他哪张照片。他照相的次数太少了，记忆中只有两次。一次是七岁那年全家到县里的照相馆照了一家全家福，第二年父亲就死了，这张照片一直挂在自家堂屋的正中央。另外想得起的就是高三的毕业照，当时，胡金水从镇上文化馆借了一台相机，装模作样地调焦距，把全班人摆弄来摆弄去，最后，他拨动快门，飞快地跑到黄羊身边，把手搭在黄羊的肩膀上。咔嚓一声，黄羊和胡金水像难兄难弟一样搂着肩的形象定格了。现在想起来，这张照片很具有讽刺的意味。但是，黄羊